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四回 美佳人描真並才子

春寂寞，芳園綠暗紅零落。紅零落，佳人成對，平添憎惡。倚闌想起情離索，菱花照寫雙真樂。雙真樂，不禁揮灑，俏龐成卻。

右調寄《憶秦娥》

卻說那老夫人與女兒素瓊，在支硎挈了了凡歸來，住下又將旬餘。這一回，了凡要歸，老夫人檢點些盤費，兼之要念受生經的勞金、香炷之資，一並送與他。了凡欣然收了，謝別而歸。正是：

若無慈悲，餓殺此輩。  
得了經錢，也當懺悔。  
不題。

卻說素瓊小姐自那日見了衛旭霞，得了這兩首詩，更兼這場癡夢，歸將半月，鎮日悶悶昏昏，茶飯都無心緒去吃。至於那些琴棋書畫、刺繡挑花的事，都閣過一邊。

偶一日，同了春桃到後園去消遣，又逢初夏天氣了，見得紅芳零落，銷綠陰陰；池面鴛鴦交頸，枝頭杜宇空啼，愈覺心思撩亂，沒情沒緒的坐於太湖石邊，睹著游蜂作對，舞蝶成雙，來去薔薇架上，連連的歎口氣道：「我如今正是：

愁心只恐花相笑，不敢花前拭淚痕。」

春桃見了素瓊歎氣，乃道：「小姐今日到園中來，本是要賞玩取樂，為著恁的連連歎氣，道此兩句，生出許多愁容憂思來？」

素瓊道：「你這丫頭，怎曉得我的心上事情？一來為老爺沒得早了，又無子嗣；奶奶今年又是五十歲了，漸入桑榆暮景；單靠著我閨中柔質，形孤影只，家道日以消索，事體漸漸促迫攏來，又沒個親房長進的姪兒主張。便是一個外祖吉家，又住於蘇州，路途遙遠，不便照管朝夕。當此境界，你道怎的不要著惱？」

春桃道：「我的小姐，為恁般心事愁煩若是？為著家中之事，少不得還有奶奶撐持，未必要輪著你來擔憂，也還略可緩些。至於老爺乏嗣，事已如此，今問愁他也無益了。後日奶奶少不得擇一個才子入贅為婿，也可作半子之分。那時家事有人撐持，小姐有人作伴，何必今日預為憂慮？倘愁些什麼病來，不惟不能替奶奶分憂，反增他一場煩惱。我道小姐還該保重自己的身軀、慰悅奶奶的心情為上。」

素瓊道：「這丫頭倒也說得伶俐。但你說奶奶少不得擇一個才子入贅為婿，我想世間所易者金銀幣帛，所難者才子佳人，便使均有於世，倘一在天之涯，一在海之角，此時才子要求佳人作配，佳人要擇才子成雙，豈不難哉？」

春桃道：「說便如此說。我道要邂逅相遇，原是容易的；即如我們前日在支硎山尼庵裡，會著那個凡的弟子衛生，我看他起來，倒像一個風流才子。生得眉分八彩，唇若涂脂；面如敷粉何郎，態側瘦腰沈約。天既賦他恁樣一個俊俏身材，難道不成就他聰明伶俐之姿？我想起來，前日那尼姑與奶奶說他年紀尚在弱冠，又未曾娶妻的。已是進過學的了。這樣人材，後日必然要發達的。如今我家奶奶莫若央了凡為媒，贅他歸來，與小姐作配，倒是一對郎才女貌的好夫妻也。小姐你道春桃的話兒差也不差？」

素瓊聽了春桃這一番開心花的話兒。竟與自己的意思相合；又想他倒是一雙識英雄的慧眼，但是不好就回答得他，乃故作嗔道：「小賤人，沒頭沒緒的說些什麼來？早是奶奶不在，若是他聽見了，你討一頓好打！」春桃見小姐假作嗔怒，也會意的，隨轉口道：「小姐到園中玩耍長久了，恐奶奶在裡邊冷靜，進去了罷。」

素瓊立起身來，輕移蓮步，走進廳堂，轉入老夫人房裡；恰好熟睡榻上，竟不去驚動他，遂到自己繡房中去坐下。侍女碧霞見得小姐進來，即捧一壺香茗擺在桌上，道一聲：「小姐，園中賞玩多時了，若口渴，茶在此，喝一杯兒。」說罷，自進去了。素瓊乃吃了幾杯，走到窗前，倚著欄杆，在那裡細想旭霞這兩首詩與那春桃口中形容他的面貌風流、身材俊雅，正凝神定思之際，春桃乃道：「小姐，待我取驢子絨線過來，做灑線消閒，可好麼？」

素瓊道：「灑線今日不耐煩做。你曉得我的丹青久已不曾動筆，恐生疏了。等我在匣中揀一把上號泥金扇來，再找我淨好硯子配勻了顏色，待我溫溫筆路，消遣消遣。」春桃聽了吩咐，即尋匙鑰啟匣，取了金扇，把顏色調勻了，硯子淨好了，擺於桌上；更去撥醒了獸爐中宿火，添上些龍涎香，乃道：「小姐吩咐都已停當了，請坐了思想動筆。」

素瓊遂走到桌邊，坐於椅上，躊躇暗想道：「我今日想那衛旭霞，真個是虛空的單相思也。倘若我在這裡玩味他的詩章，想慕他的儀容；他在那邊萍水相逢，又道我是宦家閨女，雖然一面難於希冀，或竟付之東流。可不是：

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心戀落花。

我如今不免將他的容貌細細摹擬出來，畫於扇上；再把菱花鏡照寫自己的芳容，這般朝夕親近，豈不還勝似無根蒂的胡思亂想。」想罷，欲要動筆，又怕春桃這丫頭窺看出來，乃對春桃道：「奶奶此時不識可曾睡醒？你自出去看看來。」春桃答應而去。

素瓊見春桃出去了，遂沉思潤筆，閉著雙眸，暗想了一回。正欲下筆，只聽得簷頭群鳥亂叫，素瓊乃道：「端的這鴉兒古怪得緊！難道畫了他，有什麼口舌是非在裡邊？」又想一想道：「古語有云：『鵲噪未為喜，鴉鳴豈是凶。』如今不要信這些陰陽，且待畫去，再作區處。」想畢，遂下筆畫出一個衛旭霞，點這雙俊俏含情之眼，勾出他的八彩雙眉，腔就何郎粉面，寫成沈約腰肢，頭上畫一頂軟翅紗帽巾，身上染一件紫色袍，腳下加一雙粉底靴，描成一個飄飄曳曳的紫衣少年模樣。

素瓊閣筆，細看一番，立起身來，喜不自勝的贊道：「我想那衛旭霞不過是尼庵半面，卻怎生描得這樣十分形肖，宛如昔日佛殿上相逢的態度？這也奇怪。就是古時的顧虎頭傳神寫照，對面坐下落筆，也不能勾如此妙絕。」乃啟菱花寶鏡，又勾好了顏色，對鏡坐下，細看真了自己的芳容，下筆點睛。正欲勾出桃腮杏臉，只聽得外廂老夫人與春桃說話進來。

素瓊慌忙藏過了扇兒，掩了鏡台，把一張雲母箋攤於桌上。那老夫人走進房來道：「我兒在這裡做什麼女工？」素瓊尚未答言，老夫人見得桌上擺設的，都是丹青器具，略覺有些不悅，且又是嬌養女兒，不好去責罰他，乃道：「我兒，你年紀長成了，還該攻些刺繡挑花，這便是女子分內的事。那些丹青詞賦，是文人韻士之學，也不必去精他。」素瓊道：「母親之言，豈敢有違？因女兒兩日覺得身子有些不快，懶於挑繡。偶見這幅紙白得可愛，欲以此畫一幅大士像來供養。」夫人道：「畫大士像也是你的發心，是該畫的。至於那些狂蜂浪蝶，野草閒花，切記不可去畫他。」說罷，遂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自畫去，我到外廂去也。」

素瓊送了老夫人出房，轉身進來，要復將金扇描完自己的真貌，叵耐這春桃在側，難於動手，左思右想的要打發他出去。誰知那春桃也在那裡暗想道：「怎的方才明明教我拿一把扇放於桌上，見奶奶來，把這扇子藏過，將那紙來掩飾；不知為著恁的？」又想到：「我家小姐是伶俐的，自己獨坐在此，癡心妄想，動了春心，難於擺佈，畢竟是畫些春宮架子作樂消閒，故爾見老夫人進來藏過了。我今且悄悄問他一聲，看他的言語，自然曉得其中之意了。」乃道：「小姐，方才這柄扇子，可是畫完了？今又要圖大士像麼？」

素瓊道：「扇子還未曾落墨，大士像也只好改日畫了。」春桃道：「卻原來如此。方才我出去這一回，莫非小姐在房中打盹？」素瓊道是春桃譏諷他，乃又發怒道：「小賤人，誰個由你管！如今你還不出去？好好的烹一壺茶來與我吃！」春桃道是小姐嗔怒，就出去烹茶了。

素瓊見春桃出去後，乃道：「這丫頭，倒也古怪，只管來查問我的扇子。我若與他看了，他又是認得衛生的，被他看在眼裡，這伙丫頭們的口兒，是沒遮攔的。倘或奶奶跟前侍女伴中偶然說出來，播揚到外面去，那時我的聲名是一塊有瑕之玉了。方才我瞞

過他，實是有理得緊。」正是：

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想罷，仍舊拿這扇兒攤於桌上，復去啟了寶鏡，對著細看一回，遂研脂勻粉，勾出自己的新月蛾眉，染成桃腮杏臉，點就絳唇。理清烏雲寶髻，畫一個窈窕身軀，增上兩隻鳳頭弓鞋。畫完，復細看一番，不住的歎道：「我謂世間的佳人才子，欲要親近，如隔霄壤之難。依此時看起來，頃刻之間，相聚扇頭。雖雲鏡花水月，也是曠古奇逢之事，豈不快哉！但如今補什麼景在上邊？」又想了一回道：「有了！一年四季，惟春景覺得紅芳撩亂，綠柳飄揚，蜂狂蝶鬧，語燕歌鶯，比這三季的景色更富的幾倍。」

想罷，正欲下筆，忽然閣住，乃又想道：「雖雲春景佳致，然必著落一處所在，方無破綻，我思今日描那衛生的俊雅儀容，原係在支硎尼庵，會面之後想慕他，故有此舉。若畫了別處的景，又不相合了。不若就把這尼庵前後一派青山碧澗、曲徑圓關補上，倒也覺得雅致清幽。我與衛生立於丘壑之中，飄然欲仙，豈不美哉！」捻管揮毫，竟畫成一扇天正春曉圖。山麓就畫一帶花木，叢叢深處，藏一所尼庵；裡面點綴了曲欄石坡，圍住兩人在內，原添上一枝嬌嬌媚媚的海棠花，透出花牆，宛如相會衛生的境界。完了，將來捻於手中，走來走去的暗想摹擬。

忽然想入化境，將衛旭霞的臉兒近了自己的鼻尖，嗅了兩嗅，乃道：「衛生，衛生，怎得你活動一活動，走下扇來，和你並香肩偎紅倚翠，消遣一番，勝似登仙界也！我今日費了多少心思，畫就你的風流態度並自己的粗容，免不得借景題一首來落款。」想罷，遂吟成七言一絕：

佳人才子乍相逢，恰遇芳菲景色中。

若得有情來種玉，藍橋有路自能通。

吟畢，寫於扇上，後面落款「崑山鄔氏素瓊畫並題」；又打上兩個印章，更自出神細玩，呼叫一番。藏過匣中，復取出衛生「露滴花梢鳥夢驚」之作。正在那裡玩味，忽見春桃進來，又把詩箋藏過。

看官們，你道春桃出去烹茶，為何去得恁般長久？這丫頭也是乖巧的，見那素瓊打發他出去的時節，似有欲速之狀，就解其意，道是畢竟要畫些看不得的畫兒，省得進來又驚他停筆取厭，索性在外面淹搭了半日；更兼又是老夫人喚去，吩咐了一番說話，所以竟慢慢的烹了一壺茶，走進房來。

那時，素瓊藏過了詩箋，見春桃立在面前，對他道：「春桃，你緣何出去了半日？」春桃道：「小姐叫我去烹茶，不道是水又混，炭又濕；等得水清火活，奶奶又叫去吩咐說話，故爾來遲了。」說罷，春桃遂篩一杯遞與小姐。等得那素瓊接來吃了，乃問道：「春桃，方才奶奶呼你吩咐什麼話？」春桃道：「奶奶說，十月十五日，五十壽誕拜懺還受生，要畫幾幅吊掛去送了凡，教小姐趁閒，預先畫就了。」素瓊道：「原來為此，待我改日持齋熏沐了畫。」

說罷，素瓊知道要他同去還受生的法事，不由想道：「若是去的時節，再能見那衛生一面，今日畫這把扇子，竟是一件有用之物了。」乃對春桃道：「天色晚了，我同你到老夫人那邊去閒話片時，吃了夜膳進來。」那春桃跟了素瓊，步出了繡房，到外廂去。但不知這廂旭霞又在洞庭作何行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描真寄想，自是有情人思路。但出自佳人之手，更以自己芳照配之，為尤難得矣。曲曲折折，纏綿情緒，為之摹寫得趣。